

——《小说选刊》：
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叙事

浮生记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选编

陈忠实 《李十三推磨》
叶 弥 《明月寺》
莫 言 《木匠和狗》
王安忆 《家之主》
徐 坤 《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
朱山坡 《陪夜的女人》
付秀莹 《爱情到处流传》
范小青 《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
郭文斌 《吉祥如意》
阿 成 《流亡者社区的雨夜》

——《小说选刊》：
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叙事

浮生记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生记/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6
(《小说选刊》: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叙事)
ISBN 978-7-5407-5765-6
I.①浮… II.①中… III.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2562号

浮生记——《小说选刊》: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叙事

选编者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责任编辑 庞俭克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萍

出版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0×980 1/16

印张 22

字数 398千字

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7-5765-6

定价 34.8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新世纪文学”的“突围表演”（代前言）

如果结合具体的文学实践来看，作为一个学科范畴，“当代文学”越来越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除了在大学教育中作为一门文学史课程发挥作用外，其学术内涵日益驳杂混乱，以至其面目越来越模糊不清。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概念中至少包含着三种不同的文学实践。

一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文学实践（其源头可上溯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勃兴的革命文学实践）。由于特定的历史境遇，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以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为自己的当然使命，在叙述革命中国历史、规划革命中国未来、呼唤社会主义事业主体（即“人民”、“社会主义新人”）、激发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激情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当然，由于社会实践与文学实践本身的内部矛盾，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一时期的文学也留下了我们不得不直面的缺憾。

由此，伴随着1978年以来的社会转型，当代文学进入“新时期”。

“新时期”文学以对“革命文学”的反思为突破点，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内在审美规律的文学范式。概而言之，“新时期文学”的视角普遍向内转，更关注文学的内在审美逻辑，由宽广的现实世界转入幽微的内心世界，其关键词也变为“人性”与“人情”。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不少研究者以“纯文学”来命名这一时期的文学实践。这样的文学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别样的文学世界，让我们意识到，在宽广的外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同样丰富的内部世界，在崇高之外还有静穆，在壮美之外还有优美，还有凄美……

但经过近三十年发展，“纯文学”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思考。比如，

在高度关注文学内在审美规律、高度关注内心世界时，作家们渐渐失去了关注外部世界的激情与能力，以至于对丰富的现实生活视而不见。再比如，面对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纯文学”不仅没有像对“革命文学”那样发动一场审美哗变，推动艺术探索的升级，反而变得茫然无措，有的作家甚至为消费主义文化所捕获。

大概是出于对“纯文学”的不满，新世纪以来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新世纪文学”的口号，期望文学再次突围，并在突围中升华自我。

客观地说，近十年来，“新世纪文学”发展十分艰难，因为，这场新的文学突围面对的是双重困境，即：它既要实现对“纯文学”的超越，还要实现对“革命文学”的超越。这种双重超越需要新的思想与想象能力，但就目前的创作情况来看，这种能力尚未形成，而是正在聚合之中，在形成之中，因而呈现的面貌也相对混沌。不过，正是这种混沌状态再现了“新世纪文学”“突围表演”的独特美感。这里边，既蕴含着这一突围的艰难姿态，也蕴含着来之不易的收获和希望。

这个短篇小说选本，是我们从2001年到2010年本刊选载的众多短篇小说中选出来的，代表着这十年来短篇小说创作的实绩，也展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短篇小说创作“突围表演”的丰富样态和独特风景。

希望本书既能给您带来审美的愉悦，也能给您带来思想的启迪。

《小说选刊》

2012年5月

目 录

“新世纪文学”的“突围表演”（代前言） 《小说选刊》（1）

艰涩的口香糖	刘建华	（1）
拉车人车小民的日常生活	陈 武	（20）
西海固其实离我们很近	季栋梁	（32）
上 边	王祥夫	（41）
人民的鱼	苏 童	（52）
明月寺	叶 弥	（62）
茄 子	戴 来	（71）
父亲与驼	漠 月	（82）
木匠和狗	莫 言	（92）
一家之主	王安忆	（105）
水捞面	朱日亮	（117）
月光二题	韩少功	（129）
柳乡长	阎连科	（137）
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	范小青	（149）
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	徐 坤	（158）
流亡者社区的雨夜	阿 成	（171）
西街魂儿	迟子建	（180）
吉祥如意	郭文斌	（195）
杀 手	次仁罗布	（206）
湘绣旗袍	薛媛媛	（213）
李十三推磨	陈忠实	（221）

最后的细致	刘 涛 (231)
松树镇	金仁顺 (239)
陪夜的女人	朱山坡 (253)
圆 寂	笛 安 (268)
浮生记	艾 玛 (281)
爱情到处流传	付秀莹 (289)
怒目金刚	韩少功 (297)
风化石带	艾克拜尔·米吉提 (309)
空 白	尤凤伟 (319)
最后的礼物	晓 航 (333)
附 录	(344)

艰涩的口香糖

刘建华^①

首先，他突然嚼起了口香糖

三个月前，副县长祁云突然嚼起了口香糖。这与他的身份确实太不协调了点。美国人爱嚼口香糖，美国大兵、美国球员都爱嚼，如果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嚼口香糖，恐怕美国公众也能接受。因此，口香糖于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会有多大的新闻炒作价值。但他是中国人，而且是不太一般的中国人。他是一个泱泱 70 万人口大县的县长候选人。县长候选人本来要到人代会期间，选举前夕才由组织推荐或代表联合提名，主席团向大会提出。但是早在组织对他进行考察时，消息就传遍全县了。在人事问题上目前基本是无密可保。组织上内定祁云是下届县长候选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作为县长候选人，居然不分场合地大嚼口香糖，似乎就有点不太雅观了，对他的政治前景，弄不好还有点麻烦。

人代会开会在即，县长选举在即。有人开始对他突然嚼口香糖一事提出批评：“堂堂一个县长，在众目睽睽下，旁若无人地嚼口香糖，成何体统？”围绕这个热门话题，议论逐渐多了起来。有的附和以上的批评，认为县长还是要注重形象，哪怕抽烟都还有点风度，嚼口香糖确实有碍观瞻；有的则不以为然，说嚼口香糖与抽烟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其他人可以抽烟，他祁云嚼口香糖难道就不可以？这些议论，放在平时，说说也就完了，但处于换届选举的敏感时期，

^① 刘建华 男，1957 年生，云南省广南县人，当过三年知青，曾就读于云南财贸学院和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历。1975 年开始文学创作，断断续续地发表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数十篇（首），约百万字。

而且是发生在祁云这个县长候选人身上，那么，小事情就变成了大事情，简单的情况成了复杂的问题。更让官方始料未及的是，“祁云爱嚼口香糖”的消息迅速地从机关传向社会，由一人而多人，由多人而全体。其传播速度比中央文件的贯彻还快，并由此衍出一连串的故事。

故事之一，说是前年有一家美国的基金会到本县考察，当时的县长章星不在家，副县长祁云负责接待。他流利的英语口语以及学识，博得考察团的一致赞扬。此事在本县一时传为美谈。“口香糖”的消息冒出来后，这个美谈变味了。说是那个考察团的领队博格先生爱嚼口香糖，祁云就“东施效颦”，嚼起了口香糖。真是奴颜媚骨，崇洋媚外！况且，这是正式的外交场合，说外语是翻译的事，你祁云一个政府官员，逞的什么能？

故事之二，五年前，祁云任县计委主任期间，引进香港的一个客商，在县城建起一家三星级酒店。这座十七层的本县最高的巍峨建筑，成为该县县城的城标和本县人的骄傲。但是现在祁云引资的动机变了。

说他引资搞酒店也只是为了得到百分之零点五的引资奖。其实他早把奖金拿去捐助了学校，更有甚者，说那个酒店有一个夜总会，他和夜总会的一位小姐来往甚密，为了取悦那位小姐，更为了方便与之亲热，他就嚼起了口香糖。

故事之三，祁云的老婆去年死于癌症。最近，他老婆倪静的死因有了新说。说他长期与其妻不和，他本人又爱嚼口香糖。肯定是经常拈花惹草，另有新欢。他老婆从患病到死才短短一个月，世界上有这么快速致人死亡的癌症么？非常可疑！

故事之四……

可以了。够了。“祁云爱嚼口香糖”的消息所衍生出来的故事已经使这个县长候选人劣迹斑斑。这些故事，在社会上不断地酝酿、补充完善，迅速地发酵，并且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向该县的领导机关渗透。当侯副部长和章星书记陆续听到这些故事时，就有了一个共同的预感：麻烦事来了。

其次，决策人物作出对策

口香糖问题引发的一连串故事确实开始出现麻烦了。负责指导该县换届工作的地区组织部侯副部长这天一大早就接待了离休老干部任礼同志。任礼是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曾任该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长，现在享受副厅级待遇。虽然已近八十岁，但仍然满面红光，神采奕奕。他手里玩着三个健身球。即使与侯副部长进行严肃的谈话也不妨碍他把健身球玩得溜溜转。尽管侯副部长已近六十，但在任礼面前仍然是小字辈，任礼仍管侯副部长叫“小侯同志”。当然侯副部长在这位老革命面前也只有毕恭毕敬，洗耳恭听。“小

侯同志啊，你是老组织了。”侯副部长忙说不敢不敢，在您面前我永远是小学生。对于小侯同志的谦虚，任礼同志不管不顾，照着自己的思路讲下去，“组织上内定祁云同志作为县长侯选人，考察时也征求过我的意见，我是赞成的。祁云同志能力强，比较下来他最合适，这是事实。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组织上就应该慎重了。那么多的传言，不知你们听到没有？无风不起浪嘛。这些传言如果有一桩是事实，他当县长就不够格。抛开这些事情不说，他最近对待老干部的态度和做法也成问题。老干部门球场的建设资金，他迟迟不批；我们看中的一块地皮，他也顶着不给。前几天还当面顶撞我，说这块地皮早就规划好给学校的。我倒要问，他到底会不会老？以后工作还要不要老干部的支持？不说了，不说了，我们的意见，仅供参考”。说完，也不告别，搓弄着健身球扬长而去。搞得久经政坛的侯副部长愣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

同样的一大早，县委书记章星也接待了一位来访者。这位来访者是祁云的小姨子倪真。她不在本县工作，在省城的一家外企当白领。虽然没有珠光宝气，但打扮十分不俗。章星过去在祁云家经常见到她，一直觉得这位喝过洋墨水的女人很客气，有气质，他对她颇有好感。但今天一进门，章星就感到这女人不对头，冷艳逼人。她说她是为了姐姐的周年忌日回来祭奠的。解释完了，她轻盈地坐下，不愠不怒，先声夺人：“章书记，祁云这种人你们难道还要重用？我为死去的姐姐抱不平！祁云到处拈花惹草，形象丑陋，不但不能当县长，还应该从干部队伍中清除出去。”章星劝她不要轻信流言。这女人竟然说：“这些流言太好了，花钱都买不到，我听了真是痛快。章书记，你可要为我们小老百姓做主呵！”趁章星无言以对之际，她就“拜拜”一声走人了。

情况开始严重起来。侯副部长和章书记都不约而同地觉得要认真对待这场“口香糖风波”了。两人不约而同地向对方的办公室走去。他们在半路上相遇了。两人相视一笑，尽在不言中。

在侯副部长的住处，章星一坐下就说：“您看我们这个县风气不太好，祁云嚼口香糖，也会演化出这么多流言蜚语来。虽然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有可能影响会议，干扰选举，恐怕要想点办法。”

侯副部长点点头赞同：“是应该有点对策。不然会议开不好，选举不顺利，对上对下都不好交代。”

章星征求侯副部长的意见：“是不是先开个书记办公会议，邀请您参加，小范围统一看法，再作下一步的考虑？”

侯副部长想想觉得也只好这样，同意了章星的意见。

县委书记办公会议开得很不顺利。不等章星把“统一看法”的意思说完，主管组织工作的靳副书记就激动地站起来，话十分尖锐：“统一看法，统一什么

看法？有了流言蜚语，我们就要重新统一看法？县委、地委对祁云就这么没把握？对人选的决定难道这么不严肃？我认为，如果要讲统一看法。只有一条，就是排除干扰，将会议进行到底，将选举进行到底。”

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廖副书记却有不同看法，他等新副书记慷慨激昂地发泄完毕，才慢条斯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侯副部长和章书记的做法是对的。即使要排除干扰，也要统一排除的办法嘛。有的问题，短时间的考察是不一定能暴露出来的。流言蜚语当然不能相信，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呵。任礼老人家的话虽然偏激一些，但也有一定道理。万一有一桩是事实，我们就很被动了。我们有谁能保证祁云一点问题都没有呢？”

靳副书记呵呵冷笑：“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人，这世间上是无法找到的。”

侯副部长发言了：“我看不要争论了。我提三点意见，供书记们考虑。一是由章星同志找祁云同志谈谈，听一下他对这些流言的看法；二是几位书记分一下工，分别找几套班子的领导谈话，请他们都出面做做工作，制止这些流言蜚语的进一步蔓延；三是我近日将到地区开会，顺便把这个情况也给地委钟书记汇报一下，请他给我们拿拿主意。我也想过召开县级机关的全体干部大会，旗帜鲜明地讲明我们的观点，公开辟谣，压一压这股歪风。但总觉得不够成熟，弄不好会适得其反。一方面我确实担心这些流言有一桩会不幸成为事实，所以就有一个了解和澄清的过程，当然我们要尽快缩短这个过程；另一方面是不到人代会后期，不应该把县长候选人推出来。必须按法律程序办事。也就是说祁云的事现在我们不能炒作，只能冷处理。”

侯副部长确实不愧为政坛老将，分析问题入情入理，几点意见稳妥得当。不但靳、廖二人无话可说，章星也深感高明，正准备照此作出安排，忽然一拍脑门说：“祁云正在省城开一个项目论证会，这话怎么谈？”

侯副部长淡然一笑说：“不要紧嘛，给他打个电话，说家里有急事，让他尽快赶回来。”

其三，他确实爱嚼口香糖

我们这篇小说里突然嚼起口香糖的主人公祁云，虽远在省城，此时无论如何得露面了。

他正在用手机接听章星书记的电话。章星很关心地问起项目论证工作的进展情况，他回答说还要一天，同时他还想顺便跑跑几个部门，所以怕得耽搁三四天，章星说你先回来吧，家里有些急事要赶紧研究。他犹疑一下，也没有问究竟是什么急事，就说那我尽快回来。

他为什么没有问是什么急事呢。原来赶回省城的小姨子倪真已经把县里发生的一切，绘声绘色地全部给他讲了。看着这小姨子兴高采烈、幸灾乐祸的样子，祁云又好气又好笑，但又拿她没有办法。

现在我们可以拿点时间来描述一下“爱嚼口香糖”的县长候选人祁云。他年方四十，硕士研究生毕业，党龄十年，符合中央对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的要求。身高一米七五，相貌堂堂，最显著的是眉毛浓黑，鼻梁挺直。说是美男子一点不为过。他还勤修边幅，衣着得体。不像有的知识分子形象邋遢。自从他由省经贸委报名到基层工作七年，从计委主任到副县长、到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如鱼得水，政绩卓著。如果不是出现了这些流言蜚语，他应该能顺利地被选上县长。从外观形象到内在素质，他可以说是对得起全县人民的。

说到这里，我们对他的小姨子倪真在县委书记章星面前的表现似乎有所理解了。她以祭奠姐姐为名去县上推波助澜，是不想让祁云继续在县上工作，她觉得祁云在那个地方是屈才。她所在的外企老总愿意出高薪聘祁云做副总。她心疼他，不愿看到他在姐姐长眠的地方不时伤感。她迫切地希望他尽快回到省城来，让她早晚都能看到他，使她的身心得到归属。她深深地挚爱着他。

她爱他爱得发狂。早在祁云与她姐姐谈恋爱时，她就被他的风度和学识所倾倒。为了姐姐，她把爱深深地埋在心底。当姐姐倪静忍受不了祁云的傲气而闹着要吹灯拔蜡时，她竟神差鬼使般的威胁姐姐要当一次刘巧儿。看来爱情真是自私的，姐姐气得好长一段时间不理她。祁云成了她的姐夫后，曾多次委婉地劝她考虑婚嫁之事。她爱他，也尊敬他，顺从他的意思见了几个祁云自认为不错的男子。但她心里盛满了祁云，无法为其他男人腾出空间。“除却巫山不是云”，每次见面都以她的无礼而不欢而散。然而，祁云心里盛满的是姐姐倪静，没有给她留下空间。这样，姐妹两人与祁云在一起时就显得很微妙。姐姐倪静对妹妹倪真肯定是亲密无间，对丈夫祁云更是柔情万种。但却处处留神，步步着意，从来不给祁云和倪真留下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也许是为了逃避这情感上的折磨，或者是为了远离三人相处的尴尬，七年前，倪真东渡日本留学。也就在这年年底，祁云夫妇双双报名到县上工作。祁云安排到县计委，倪静到县的第一中学当了英语教师。三年前，倪真孑然一身回国，在省城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当总经理助理。姐姐病重期间，她请了长假，日夜守候，姐姐病危之际，把她托付给祁云，看到祁云含泪点头，她躲到宿舍激动得哭了，又为自己终于有了这样的结果而欣慰地笑起来。兴奋之余，为自己的悲戚突然烟消云散，而且居然忘乎所以地笑来自责和懊悔不已：“不应该，不应该，要不得，要不得”。姐姐去世后，她理所当然地进入了角色。她要用柔情去驱散祁云心中忧伤的阴云，用火热的爱去化解祁云感情的坚冰，重新栽培起祁云心中的爱情之树。

她要让祁云觉得，姐姐是一个好女子，她更是一个好女子。没有必要在悲戚中不能自拔。她既有外表容颜的秀丽，更有内在不凡的气质。她充满自信：只要她和祁云结合，俩人的爱情生活将比姐姐和祁云在一起时更胜一筹。但是，祁云对她的爱情进攻一直处于守势，近来更是有些含而糊之。以她女人的直觉，她隐约感到祁云心中已另有她人，她恐慌了，坐不住了。她不能束手待毙，她必须主动出击，打败那个在她的直觉中已经存在的对手。对县上有关祁云的任何议论，她都非常敏感，消息比祁云还要灵通。所以，当她听到最近祁云的风言风语时，就神速地赶到县上，巧妙地推波助澜，制造祁云在县上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哪怕祁云失魂落魄地回到省城，她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她深信爱情是需要环境和土壤的。失却了县上那个环境和土壤，祁云就只能回到省城，在省城这个环境和土壤上，她完全有能力把爱情的种子种进祁云心中，让爱情生根开花。爱情让人执着，甚至会让人发昏；爱会使人聪明，但也会使人愚蠢。她根本不用去想，她这样一意孤行，为祁云当前在县上的难堪处境而兴高采烈，祁云在感情上会接受得了么？她只相信祁云是爱她的，对她的这番举措哪怕十分恼怒也是暂时的。时间长了，爱情终将战胜恼怒。她最自鸣得意的是：祁云嚼口香糖的习惯，就是应她的要求培养起来的。祁云经常接待客人，酒是必不可少的应酬之物，尽管祁云也很讨厌酒，但终究不能脱这个俗。她要接近祁云，就得闻那他不时带回来的酒精味道。她有严重的酒精过敏症，稍一接触到酒，身上就莫名其妙地起湿疹，甚至发高烧。三年前她回国后，只要有时间，她就克制不住地想要到祁云和姐姐工作的县上。她既想多和姐姐在一起，更重要的是神差鬼使地想见祁云。为了到姐姐家，少闻到一点祁云身上的酒精味，她想到了口香糖。她多次给祁云建议要少喝一点酒，即便喝酒，酒后要嚼嚼口香糖，掩盖一下酒精的味道，这于他和周围的人都是有好处的。她开始大包大包地往县上给祁云带口香糖，祁云不予理睬，我行我素，该接待客人就接待，该喝酒就喝酒，就是不嚼口香糖。姐姐倪静也觉得妹妹咸吃萝卜淡操心。你受不了祁云身上的酒精味，你就少来嘛！说到底仍然是对祁云贼心不死，因此，倪静对妹妹的行为也反感起来：一个姑娘家，年纪老大不小的，不好好找个人嫁掉，整天觊觎姐夫，害不害臊，要不要良心？当然这只是倪静内心的想法，没有什么具体的把柄，她对这漂亮而又任性的妹妹无可奈何。祁云能够这么长时间地打动妹妹的芳心，只能说明自己对祁云的选择是无比正确的。姐妹两人因为口香糖的事，又出现了倪真出国前的那种难以溢于言表的隔膜。祁云的我行我素使倪真差不多失去了信心。但他突然在三个月前就嚼起了口香糖，并且从不间断。倪真非常自信地认为，这是姐姐去世后，她和祁云的事情开始变得现实起来，因而祁云才向她示好的具体行动。像祁云这种对自己的行为早有一定之规

的男人，如果不爱她，会做得到这一点么？望着祁云神情笃定，若有所思嚼口香糖的样子，倪真的万般柔情爱意涌上心头。她真想扑上去吻他、抱他，让祁云搓弄她，占有她。她柔嫩的肌肤，像一片久旱焦渴的土地，急盼祁云能来一场淋漓尽致的透雨。想到这些，她娇羞无限，娇喘吁吁，双目含水，虽对祁云的无动于衷而恨恨不已，但全身却软软的没有一丝力气。

祁云虽然坐在沙发上神情悠然地嚼着口香糖，但完全能够感受到小姨子倪真对他那压抑不住的爱，他也感到了恐慌。近一段时间来，他对这小姨子咄咄逼人的爱情攻势东躲西藏，但时至今日，这个“捉迷藏”看来是玩不下去了。真的到了要摊牌的时候了么？倪真为了他近三十岁还形只影单，他狠得下这个心么？平素十分果决的他，今天却那么的犹豫。为了掩盖他内心剧烈的活动，他的神态更闲适了。

其四，他确实是有抱负的

祁云到这个县工作，确实是怀着一番雄心的。他认为，县这一级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是他这个区域经济专业高才生施展才华的最好天地。他的思路、策划、方案、决策等等都可以直接施展，进行直接的组织和指挥，直接地看到效果。总之，他希望成为一个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和指挥家。他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官本位”这种陈腐观念的追求者，只相信社会经济活动从古至今都是需要组织与指挥的。他生长在都市，却对都市青年眼下那种光怪陆离的时髦追求和一天三变的价值观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他固执地认为，人类最永恒的仍然是实业，是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周而复始进行的经济活动。他一出大学校门就在省级机关工作，总有悬在半空不着实地的感觉。安泰与大地结合才力大无穷，他认为他可以成为安泰。他意识到，在省级机关要说得上话，没有相当的资历，你就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没有谁尿你那一壶。资历是多年政坛修炼和积累的结果。他有才华而无资历，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当马仔受驱使的份，什么组织者、指挥家，绝不是他这个年龄段的人考虑的问题。他对年轻化的理解是，在某个年龄段的圈子里，你的年龄处于下限，机会就多一点。所谓的年轻化就是这样相对而言的。倪真关于他到外企当“白领”的建议，很早他就想过了。收入固然很可观了，但他不想去当那种仰人鼻息、有点奴性的高级打工仔。留在省城，无论在机关或者到外企当“白领”，生活确实都优裕。享受优裕和有所作为两者相比，他强烈追求的还是有所作为。他是在作了以上透彻的分析以后才作出了到县上工作的决策。天道酬勤，他在经过一番摔打后，所付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主持编制的全县“九五”计划在地区和省上获得一致好评，在实施过程中一路凯歌；他起草了该县区域经济发展的方案，

提出了把辣椒和锌矿培育成为本县的支柱产业的构想，还提出了加快小城镇建设，辐射带动全县经济发展的思路，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班子的一致赞同，形成县委文件下发全县贯彻；他狠抓了乡村公路建设，使该县的交通状况大为改观，被评为全省公路建设先进县；他牵头开展的鹿望崖水库建设，这是纳入国家计划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该县从建国之初就在努力争取，十几任县长都没有了却这个夙愿。他挂帅后，从前期工作到投入建设，进展顺利，现在已经竣工在即；他狠刹了建筑市场上钱权交易的歪风，规范了招投标行为……一系列的政绩，使他声誉鹊起。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口碑中，他成了传奇般的人物。组织部进行换届干部考察时，他成为下届县长的唯一人选。他更雄心勃勃，在心中勾画未来五年的工作蓝图。他相信，经过五年的努力，他完全能够创造前所未有的辉煌。

但是，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却使他心中的蓝图增加了太大的变数。当然，他对小姨子倪真的推波助澜也感到很恼怒，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整个事态的发生和发展，绝不是倪真一人能够操纵的。他尤其感到不安的是，他在夜总会与她的邂逅，怎么会有人知道，并且演化得这样有声有色？如果把她也兜了出来，这不仅亵渎了他和她纯洁无瑕的感情，也伤害了他所珍爱的她，如果他一意孤行地继续发展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他在县上真是无法立足了。同时，倪真对他的爱也使他十分烦恼，这女子一厢情愿地痴痴等候着他，她所发动的一波又一波的爱情攻势，使他应接不暇，也曾吹起他感情之湖的阵阵涟漪。如果不是遇见了那个她，也许就顺理成章和倪真走到一起了。妻子倪静临终前不就是这样嘱托他么？他不也是含着泪点了头么？但是现在情况变了，清纯的她一出现，就牢牢地占据了她的整个情感天地，他对她朝思暮想，真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他觉得奇怪：妻子新丧，他心上的创伤未愈，情感方面已如止水。但一遇见她，那种早已淡漠甚至陌生的感情有如汹涌澎湃的洪水强烈地冲撞着他的理智之堤，他崩溃了，想到的是只想和她永远厮守在一起。但是，目前的情况，已经使他的这个愿望变得不现实了。想到这些，他一改平日的冷静与矜持，变得烦恼和焦躁起来。

其五，他和她的邂逅

他确实是在那个香港人开的酒店夜总会同她有过邂逅。但是第一次与她见面，则是在三年前——

三年前的初冬，副县长祁云到本县最边远的松篁乡检查乡村公路建设情况，这个乡干部群众大干公路的劲头令他感动：各个村寨的男女老少抱着“要想富，先修路”的信条，背上行李，扛着简陋的工具，驻山扎营连续干了三个冬春，

村寨通车率一下子由 10% 提高到 80%。创造了省地领导充分肯定、新闻媒体反复炒作的“松箐精神”。每次到松箐，祁云的心灵都要受到一次强烈的震撼。他感叹：老百姓这么纯朴，我们这些为官者再不好好干，真的就不是人了！这天，他和县交通局金局长一道，在松箐乡的赵乡长的陪同下，步行到修路难度最大的红毛石村检查。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一路上怪石嶙峋，悬崖峭壁。修路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李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跃入他的脑海。祁云看到，修路的人用绳子系在腰上，从悬崖顶垂下来，在半空中钻眼、填炸药、放炮炸石。一条盘山公路就这样被他们一点点开凿出来，蜿蜒地伸向大山深处。赵乡长介绍：这条路，红毛石村的人已经修了三个冬春，今年可望修通了。为这条路，村子里的人已经三死九伤，但从来没有向党委、政府叫过半句苦。祁云唏嘘着、感叹着。沉重、压抑与振奋、欣慰的心情交织在一起，克制着要奔出眼眶的热泪，升腾起一种庄严的责任。也就在这一天，祁云在心中发誓：再给他什么机会，他都不走了，他要在这个县干一辈子。他们一行人在山道上跋涉了一整天，暮色苍茫时才到了这大山深处的红毛石村。

他们饥肠辘辘，疲惫不堪。村子里的能干活的都住到山里修路，难找人了。赵乡长挠挠头皮，说只好到老支书季大奎家叨扰一次。“他家人少，收拾得干净。我们如果不去他那里，下次他就要骂我。但他家就是太困难了，我真不忍心扰他。”祁云正想问个究竟，赵乡长突然缄口不语，顾自往前走了。

老支书季大奎家果然很是整洁，在这样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山村真是难得。一个古铜色面庞的老人端坐在堂屋正中。赵乡长一进门，这老人的大嗓门就响起来：“我的乡长大人，你再不来，我可要叫人到你门上贴大字报了。”赵乡长忙拱拱手说：“得罪得罪，这段时间确实太忙了。莫开玩笑，老爷子。这是县上的祁副县长、县交通局金局长。”老人一下子眉开眼笑，拄着身边的拐杖欠起身来：“我说怎么今天眼皮老跳，原来是贵客来到。祁副县长，早就听说，只是我这腿不灵便，无缘见你。你来到我们红毛石村，太好了！我叫季大奎。”老人的爽朗一下子感染了祁云。祁云忙趋前扶住他说：“我叫祁云，老支书，您的腿？”祁云看到老人的右腿已经空荡荡的。季大奎淡然一笑说：“这叫不懂科学害死人，前年修路，我点炮，贪多，一下子点二十个眼。谁知后面的没有点完，前面的就响了。幸好，石头只咬了我的一条腿。”赵乡长叹了一口气说：“老爷子家那年真是祸不单行，他的老伴也是在修路中被山上滑落下来的一块石头砸在头上，当场就不行了。老爷子给老伴送丧和医腿，都花了不少钱。但他不是国家公务员，连个医药费都无法解决。我们只有从民政上救济他，但他死活不受，真拿他没有办法。”屋里的空气一下子凝重起来，祁云嗓子发酸，白天努力克制的泪水终于奔涌出来。他把老人扶坐在椅子上，颤抖着声音说：“老支

书，对不起，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我管公路建设，真是失职啊！”季大奎冲着赵乡长发起火来：“我说你这个小赵，哪壶不开你提哪壶！祁副县长，怎么能怪你呢？我们修公路，国家给补助，从来没有过的大好事。男左女右，我断的是右腿，没有多少不方便的。公路修通了，我还可以随时到县城、到省城去耍呢。闲话少说了，你们肯定没有吃饭，得赶快做饭。”他拄着拐杖蹇到门口，朝着隔壁喊道：“石蛋子，赶快到学校叫你红姑姐回来，说家里来客人了。”一个男孩的声音在隔壁清脆地答应一声，就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咚咚咚”远去了。

不到一袋烟的时间，一个轻盈倩影闪进了大门。季大奎忙说：“红姑，快做饭吧，客人们饿了。”祁云抬头望去，不禁两眼一亮：进来的这姑娘尽管衣着朴素，但却无法掩盖她惊人的秀丽。祁云见过的靓女不少，对女人的容貌也是够挑剔的了，但是眼前出现的这青年女子，还是让他吃惊不小。见祁云在发呆，季大奎忙介绍说：“祁副县长，这是我那丫头红姑，在这里小学当民办教师，”祁云这才发觉自己失态了，掩饰地开起玩笑来：“我还以为是哪里来的电影明星呢，原来是老支书的金凤凰啊。季老师，你好，我们来打扰了。”红姑落落大方地笑笑说：“祁副县长，你好，大家好。别叫我老师了，我哪敢当啊，还是叫我红姑吧。对不起，不知道你们来。你们稍等一下，我去做饭了。”

红姑很快就把饭菜端了上来，她客气地说：“山村不像你们城里，大家对付着吃吧。”而祁云感到这是他到县里工作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包谷饭、老南瓜、炒腊肉，油炸干辣椒，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是样样可口。在大家心满意足吃完饭时，红姑已经烧好热水，请大家洗脸烫脚。在祁云几人洗好脸烫好脚时，红姑又已经上楼铺好床，请大家歇息了。对这姑娘井井有条的安排，祁云感叹道：“老支书，红姑真能干。您老有福气啊。”季大奎高兴得眼睛眯成一条线，乐呵呵笑道：“这倒是让你说对了。我老季命中虽没有儿子，但红姑这丫头，谁给我十个儿子也不换。这孩子为了我，把考大学都耽误了。”红姑害羞得脸都红了，她娇嗔地瞥了父亲一眼说：“看您，哪有这样夸自己闺女的？祁副县长，别听我爹乱说了，你累了，快歇息吧。”说完，抢过祁云手中的包就带着祁云等人上楼了。

奔波了一天，祁云躺下后，虽然疲累，但白天的情景又在他脑海里翻腾起来。红毛石村发生的一切，老支书季大奎家悲壮的故事，爽直的季大奎、俏丽能干的红姑，还有没有见到面的“咚咚咚”跑来跑去的石蛋子，都令祁云再次感叹和唏嘘。他失眠了。

正当祁云将蒙眬入睡时，他听到楼下有人低声吵起来，还夹杂着好像是红姑的抽泣。他忙支楞起耳朵仔细听。声音很小，除开季大奎父女，似乎还有一个男子。听不清楚，好像在争论什么“名额”的事、最后季大奎叹口气说：“应